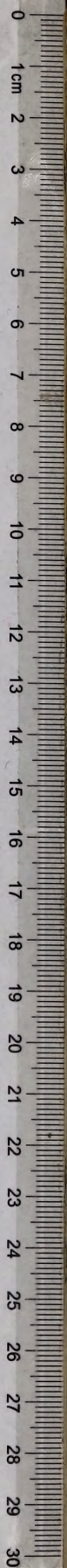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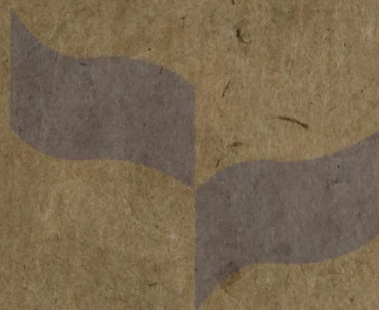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列傳第二十一

通志一百八

後漢

樊宏

子儵
族曾孫準

館

陰識

弟興



朱浮

馮魴

虞延

鄭弘

周章

梁統

子竦
玄孫冀

曾孫商

張純

子奮

曹褒

鄭玄

鄭興

子衆

范升

陳元

賈逵

張霸

子楷
陵弟玄

楷子陵

桓榮

子郁

玄孫典

孫焉

曾孫鸞

鸞子曄

丁鴻

樊宏字靡鄉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

浙江圖書館

樊宏字靡鄉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于樊因而氏焉爲鄉里著姓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管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耻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

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貳人間數
百萬遺令焚削文契責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
勅竟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莽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
兄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爲宏妻湖陽由
是繫宏妻子令出壁伯升宏因留不返湖陽軍師欲殺
其妻子長吏以下共相謂曰樊重子父禮義恩德行於
鄉里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兵日盛湖陽惶急未敢殺
之遂得免脫更始立欲以宏爲將宏叩頭辭曰書生不習
兵事竟得免歸與宗家戚屬作營塹自守老弱歸之者

下餘家時亦曾賊掠唐子山鄉多所殘殺欲前攻宏然宏遠

兵事竟得免歸鄉宗家戚屬作營壘自守老弱歸之者

千餘家時亦有賊掠唐子鄉多所殘殺欲前攻宏營宏遣
人持牛酒米穀勞遣亦買外有長老先聞宏仁厚皆稱曰
樊君不害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
難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建武五年封
大羅侯十三年封弟丹為射陽侯兄子尋玄鄉侯族兄
思更父侯十一年定封宏壽張侯八年帝南狩章陵過
湖陽祠重墓追爵謚為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車駕每
南巡常幸其墓賞賜大會宏為人謙柔畏慎宏壽進
常誠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

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
樂哉每當朝會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帝聞之
初驕驕臨朝乃告勿令家到安所便宜及言得失輒
手自書為毀削草今入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
亦嘗犯法帝甚重之乃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
言宏頓首自陳無功直令主國誠恐一孫不能保今厚
恩令臣魂神顛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
言而竟不許二十七年卒遺勅薄葬一無所用以爲棺
槨一藏不宜復見如有厲敗傷孝子之心吏與夫人同
殯異域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曰今不順壽張侯意

惟一戒不宜復見如有偶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

墳異戒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
無以彰其德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賜錢千萬布萬疋
謚為恭侯贈以印綬車馬親送葬子儵嗣帝悼宏不巳
復封少子茂為平遠侯侯氏侯者凡五國明年賜儵茅
飾及從昆弟七人各錢五十萬儵字長魚謹約有父風
車後母立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
中黃門朝暮送餽粥服闋聽侍中下恭受公羊嚴氏春
秋建武中禁朝尚書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
事遣致之而儵清靜自守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

戡子弟多見求捕儵以不獲得免帝崩儵爲復立校尉
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祀禮儀以識記
正五經異說北海周澤琅邪承宮並海內大儒儵皆以
爲師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孝廉舉取年少能報
恩者書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俊議刑
斛旦須秋月以順時氣顯宗永從之二年以壽張國益
東平王徙封儵燕侯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
傷之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
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

弟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下之

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

甥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臣等以荆蜀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
訓隱故敢請耳如今陛下子宮等專誅而已帝嘆息良久儵益以此知名其後弟鮪爲王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
以待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
以爲禍患故下爲也且爾一子亦何棄之於楚乎鮪不
以十年儵卒贈賜甚厚謚曰哀侯帝遣小黃門張愔問

遺言先是河南縣亡失宮錢典負者坐死及罪徙者
衆遂委責於人以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爲姦儵常
人又野王歲獻甘醪膏饒每輒擾人又以其爲利儵並
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嘆
勅二郡並令從之長子況嗣以次子彬林爲郎其後楚
事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姻事故其諸子得
不坐焉楚字文高爲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慎悉推
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大鴻臚況卒子時嗣時
卒子建嗣建卒無子國絕永寧二年鄧太后復封建弟
盼盼卒子尚嗣初儵刪定公羊春秋章句世號

子建嗣建卒無子國絕永寧二年鄧太后復封建弟

盼盼卒子尚嗣初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
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十餘人弟子潁川李脩九江夏
勤皆爲三公勤字伯宗爲京兆二縣令零陵太守所在
有理能稱安帝時位至司徒家族曾孫準字幼陵父瑞
好黃老言清靜少欲準少勵志行修儒術以先產業數
百萬讓孤兄子永平十五年和帝幸南陽準爲郡功曹
召見帝器之拜郎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尚書郎鄧太后
臨朝儒學陵替準乃上疏請博求幽隱發揚巖穴使公
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以推遷

先帝崇尚儒雅之道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
樸仁賢之士準并遷御史中丞永平之初連年水旱災
異郡國多被飢困準上疏曰臣聞傳曰飢而不損茲曰
太厥災水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
禮百官備而不製群神禱而不祠猶是言之調和陰陽
實在節儉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
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
是則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
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及四

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

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部當是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及四

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
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
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揚熟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
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如遣
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
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太
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人即擢準與議郎呂倉並守
光祿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兖州準到部開倉廩食慰安
生業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飢荒之餘人庶

流迸家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略持年間穀粟豐
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爲荒所鈔暴準外禦寇虜內
撫百姓郡境以安五年轉河內太守時羌復屢入郡界
準輒將兵討逐修理塢壁威名大行視事三年以疾徵
三轉爲尚書令明習故事遂見任用初元二年代周暢
爲光祿勳五年卒於官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先
出自管仲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因而氏
焉秦漢之際始家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時游學長

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

焉秦漢之際始家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其識時游學長

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
伯升乃以識爲校尉更始元年遷偏將軍從攻宛別降
新野洧陽杜衍冠軍胡陽二年更始封識陰德侯行大
將軍事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陰貴人於新野并徵識
識隨貴人至以爲騎都尉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
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
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以爲關都尉
鎮函谷遷侍中以母憂辭歸十五年定封原鹿侯及顯
宗立爲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

識常留鎮守京師委以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
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勅戒貴戚激厲左
右焉識所用掾吏皆簡賢者如虞延傳寬薛悺等多至
公卿校尉顯宗即位拜爲執金吾位特進永平二年卒
贈以本官印綬謚曰貞侯子弔嗣躬卒子璜嗣永初七
年爲奴所殺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太后以璜弟淑紹
封淑卒子鮪嗣躬弟子綱女爲和帝皇后封綱吳房侯
位特進三子軼輔敞皆黃門侍郎右坐巫蠱事廢綱自殺
輔下獄死軼敞徙日南識弟興字君陵光烈皇后同母弟
也爲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爲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與

補下獄死軼波從日南識者不與字君陵光烈皇后同母弟

也爲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爲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
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
風雨躬履泥塗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
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
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
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
是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風雨九年遷侍中賜
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
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缺

望誠爲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
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
曰貴人不讀書邪亢龍有悔夫外戚之家不知謙退嫁
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
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
卒不爲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皇太子明年
夏帝風眩疾甚復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會
疾瘳召見興欲以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
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

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

右帝遂聽之二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從兄嵩
不相能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群臣
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
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歿後帝思其言遂擢
廣爲光祿勳嵩爲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勅見幸
顯宗即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帝思舅氏
之恩詔以汝南之鮦陽封興子慶爲鮦陽侯慶弟博爲
隱彊侯博弟貞丹並爲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貞丹帝
以慶義讓擢爲黃門侍郎慶卒子琴嗣建初五年興夫

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即墓賜策追謚興曰翼
侯琴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桂嗣興弟就嗣父封宣恩
侯後改封新陽侯就善談論朝臣莫及然性剛傲不得
衆譽顯宗即位以就爲少府特進就子豐尚酈邑公主
公主嬌妬豐以狷急永平二年遂殺主被誅父母當坐
皆自殺國除帝以舅氏故不極其刑陰氏侯者凡四人
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爲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
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
黃羊因以祠之自是已後暴富至巨萬田七百餘頃輿馬

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曰我子孫必將疆大至識三世

黃羊因以祠之自是已後暴富至巨萬田七百餘頃興馬

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光武爲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光武遣吳漢誅更始幽州牧苗曾乃拜浮爲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遂討定北邊建武二年封武陽侯食三縣浮少有才能頗欲勵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屬以爲從事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廩給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

損軍實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頗有不平因以峻文
詆之寵亦很彊兼負其功嫌怨轉積浮密奏寵遣吏迎
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
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而舉兵攻浮浮以書實責之曰
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
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
有佐命之功臨人視職愛惜倉庫而浮東征伐之任欲
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
而爲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
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

而爲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

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
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
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爲顧行步拜起何以
爲容坐卧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
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
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
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
佐命同被國恩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
以爲功高天下徃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

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
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妻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執各
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
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柰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
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
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
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
之說言長爲群后惡法求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
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

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寵得書愈怒攻

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

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寵得書愈怒攻
浮轉急明年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時二郡畔戾北
州憂恐浮以爲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
鄧隆陰助浮浮懷懼以爲帝怠於敵不能救之乃上疏
曰昔楚宋列國俱爲諸侯莊王以宋執其使遂有投袂
之師魏公子顧朋友之要觸冒彊秦之鋒夫楚魏非有
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爲爭彊而發忿公子以一
言而立信耳今彭寵反畔張豐逆節以爲陛下必棄捐
他事以時滅之旣歷時月寂寞無音從圍城而不救放

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昔高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
征伐未嘗寧居陛下雖興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不
顧北垂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以傳後哉
今秋稼已熟復爲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曰增連年
拒守吏士疲勞甲冑生蟣蝨弓弩不得弛上下焦心相
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
安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降今度此反虜執無久全
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來麥矣浮城中
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況遣騎來救浮浮乃得遁

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遽之浮恐不得脫乃下馬刺殺

程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況遣騎來救浮浮乃得遁

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遮之浮恐不得脫乃下馬刺殺
其妻僅以身免城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
構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帝不忍以浮
代賈復爲執金吾徙封父城侯後豐寵並自敗帝以二
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
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日
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
爲陽爲上爲尊爲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
光垂示王者五典紀國家之政洪範別災異之文皆宣

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陛下哀憫海內新離禍毒保宥
生人使得蘇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
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
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
因爲民姓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誼譁蓋
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
守牧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
足昭見其職旣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
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

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多飾詐僞以希虛譽

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

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
斯皆群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
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
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
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下
其議群臣多同於浮自是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
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
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用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
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求之於事宜以

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豈徒然哉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
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
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
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目
是爲尚書之半決於百石之吏故群下苛刻各自爲能
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
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
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
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

帝善其奏七年轉太僕浮又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

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况人道哉

帝善其奏七年轉太僕浮又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
乃上書曰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
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厲遠近同慕伏聞詔
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
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
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
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外失禮求之
於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讖故敢越職帝然之二十年代
竇融爲大司空二十二年坐賣弄國恩免二十五年徙

封新息侯帝以浮陵轢同列每銜之惜其功能不忍加罪永平中有人單辭告浮事者顯宗大怒賜浮死長水校尉樊豐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尚優游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浮事雖昭昭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

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別食菜馮城因以氏焉秦滅魏遷于湖陽爲郡族姓王莽末四方潰叛魴乃聚賓客招豪傑作營塹以待所歸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

謀滅季族季亡歸魴魴將季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

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

謀滅季族季亡歸魴魴將季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
卿來欲執季魴叱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歸
要當以死任之卿爲何言遂與俱歸季謝曰蒙恩全死
無以爲報恩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魴作色曰吾老親
弱弟皆在賊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慚
不敢復言魴自是爲縣邑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
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擁兵矯稱者甚衆唯魴自守兼有
方略光武聞而嘉之建武三年徵詣行在所見於雲臺
拜虞令爲政敢殺伐以威信稱遷郊令後車駕西征隗

颍川盜賊群起鄉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
鮐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鮐乃遁去
帝聞郡國反即馳赴颍川鮐詣行在所帝按行闔廡知
鮐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
聞帝至皆自髡剔負鈇鑕將其衆請罪帝且赦之使鮐
轉降諸聚落縣中定詔乃悉以褒等還鮐誅之鮐責讓
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所恨鮐曰汝知悔過
伏罪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爲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
每有盜賊並爲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靜十三年遷

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入代趙燾爲太僕中元元

每有盜賊並爲康寧寺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靜十三年遷

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入代趙燾爲太僕中元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事遷代張純爲司空賜爵關内侯二年帝崩使魴持節起原陵更封楊邑鄉侯食三百五十戶永平四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聽任姦吏策免削爵土六年顯宗幸魯復行衛尉事七年代陰嵩爲執金吾魴性公嚴方正在位數進忠言多見納用十四年詔復爵土明年東巡郡國留魴宿衛南宮建初三年以老病乞身肅宗許之其冬爲五更詔魴朝賀就列侯位元和二年卒時年八十六子柱嗣尚顯宗女獲嘉長公

主少爲侍中以恭肅謙約稱位至將作大匠柱卒子定
嗣官至羽林郎將定卒無子國除定弟石襲母公主封獲
嘉侯亦爲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爲安帝所寵帝
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駸犀具劔佩刀紫艾綬玉玦
各一拜子世爲黃門侍郎世弟二人皆郎中自永初兵
荒王侯租秩多不充於是特詔以他縣租稅足石令如
舊限歲入穀三萬斛錢四萬遷光祿勳遂代楊震爲大
尉及北鄉侯立遷太尉與太尉東萊劉喜參錄尚書事
順帝旣立石與喜皆以阿黨閭顯江京等策免復爲衛

尉卒子代嗣代卒弟承嗣爲步兵校尉石弟琬和帝時

順帝既立石與喜皆以阿黨聞顯江京等策免復爲衛

尉卒子代嗣代卒弟承嗣爲步兵校尉石弟珙和帝時
詔封楊邑侯亦以石寵官至城門校尉卒子肅嗣爲黃
門侍郎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疋
練遂上昇天占者以爲吉及長身長八尺六寸腰帶十
圍力能扛鼎少爲戶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賓客放
縱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見怨故位不升性敦
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
甲冑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衆延從女弟年在

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取之
養至成人建武初仕執金吾府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
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並感其恩澤應期而還有囚
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于門外百
姓感悅之後去官還鄉里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曹
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
裘不完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以約失之者鮮矣宗不
悅延即辭退居有頃宗果以侈縱被誅臨當伏刑攀涕
而嘆曰恨不用功曹盧延之諫光武聞而奇之二十年

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爲部督

而嘆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光武聞而奇之二十一年

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爲部督
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
樹株蘗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勅延從
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小不容羽蓋帝怒使掾侍御
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帝意乃
制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貴御史罪延從送車駕西
盡郡界賜錢及劔帶佩刀還郡於是聲名遂振二十三
年司徒王况音宿 王姓也辟焉時元正朝賀帝望而識延遣
小黃門馳問之即日召拜公車令明年遷洛陽令是時

陰氏有客焉成者常為奸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

書輒加等

音彭也

二百信陽侯陰就乃訴帝譖延多所寃

在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
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民之
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
呼稱枉陞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成
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
戚斂手莫敢干法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永平初有新
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

於衆顯宗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

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

於衆顯宗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
馬衣服延以衍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既異
之乃詔衍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既到拜郎中遷玄武
司馬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乃嘆曰知人則哲惟帝
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由是以延爲明三年徵代趙
熹爲太尉八年代范遷爲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無異
政績會楚王英謀反陰氏欲中傷之使人私以楚謀告
延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又欲辟幽州從事公孫
弘以弘交通楚王而止並不奏聞及英事發覺詔書切

讓延遂自殺家至清貧子孫不免寒餒延從曾孫放字
子仲少爲太尉楊震門徒及震被讒自殺順帝初放詣
闕追訟震罪由是知名桓帝時爲尚書以議誅大將軍
梁冀功封都亭侯後爲司空坐水災免性疾惡官官遂
爲所陷靈帝初與長樂少府李膺等俱以黨事誅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
護弘少爲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奇之召署督
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贛楚王英謀反發覺以
疏引贛贛被收捕疾病於道忘歿妻子閉繫詔獄考掠連

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姓名以逃其禍弘獨髡

疏引貶貶被收補疾病於道忘歿妻子聞報繫詔獄者掠連

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姓名以逃其禍弘獨髡
頭負鈇鎖詣闕上章爲貶訟罪顯宗覺悟卽赦其家屬
弘躬送貶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駙令政有仁
惠民稱蘇息遷淮陰太守四遷建初初爲尚書令舊制
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弘奏以爲臺職雖尊而
酬賞甚薄至於開選多無樂者請使郎補千石令史爲
長帝從其議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
以爲故事出爲平原相徵拜侍中建初八年代鄭衆爲
大司農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風

波艱阻沉溺相係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至
今遂爲常路在職二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歲天下遭
旱邊方有警人食不足而帑藏殷積弘又奏宜省貢獻
減徭役以利飢民帝順其議元和元年代鄧彪爲太尉
時舉將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
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墨云母拜風分隔其間由此以
爲故事在位四年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
穢穢又上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並不宜處
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

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勅出之因

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
泄密事帝詰讓弘取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勅出之因
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并言憲之短帝省章遣
璽占弘病比至已卒臨歿悉還賜物勅妻子褐巾布衣
素棺殯殮以還鄉里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初仕郡爲功曹時大將軍竇
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
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
之親執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
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

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
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舉孝廉六遷爲五官中
郎將延平元年爲光祿勳永初元年代魏霸爲太常其
冬代尹勤爲司空是時中常侍鄭衆蔡倫等皆秉執豫
政章數進直言初和帝崩鄧太后以皇子勝有痼疾不
可奉承宗廟貪殤帝孩抱養爲己子故立之以勝爲平
原王及殤帝崩群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以前
旣不立恐後爲怨乃立和帝兄清河孝王子祐是爲安
帝章以衆心不附遂密謀閉宮門誅車騎將軍鄧騭兄

弟及鄭衆蔡倫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爲遠國

帝章以衆心不附遂密謀閉宮門誅車騎將軍鄧騭兄
弟及鄭衆蔡倫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爲遠國
王而立平原王事覺勝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
衣而出并日而食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晉大夫梁益耳即其先也統
高祖父子都自河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以貲十萬徙
茂陵至哀平之末歸安定統性剛毅而好法律初仕州
郡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州拜酒泉太守會
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融及諸郡起兵保境謀共
立帥初以位次咸共推統統辭曰昔陳嬰不受王者以

有老母也今統內有尊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以當之
遂共推融爲河西大將軍更以統爲武威太守爲政嚴
猛威行鄰郡建武五年統等各遣使隨竇融長史劉鈞
詣關奉貢願得詣行在所詔加統宣德將軍八年夏光
武自征隗囂統與竇融等將兵會車駕及囂敗封統爲
成義侯同產兄巡從弟騰並爲關內侯拜騰酒泉典農
都尉悉遣還河西十二年統與融等俱詣京師以列侯
奉朝請更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除四子爲郎統在朝
廷數陳便宜以爲法令旣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

廷數陳便宜以爲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

舊典乃上疏曰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以一百
二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爲常準故
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
人義者政理愛人以誅殘爲務政理以去亂爲心刑罰
在衷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
辟刻肌之法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財正辭禁
民爲非曰義高帝受命誅暴平蕩天下約令定律誠得
其宜文帝寬惠柔克遭世康平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
他皆率由無革舊章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征伐

遠方軍役數興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
知從之律以破朋黨以懲隱匿宣帝聰明正直總御海
內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循先典天下稱理至哀平繼
體而即位曰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
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
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惟陛下宣詔有司
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事下三
公廷尉議者以爲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施行日久豈
一朝所釐統今所定不宜開可統復上言曰有司以臣

今所言不可施行尋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

一朝所釐統今所定不宜開可統復上言曰有司以臣

今所言不可施行尋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
後至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宜比方今事驗之往
古聿遵前典事無難改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
近臣口陳其要帝令尚書問狀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
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
五庸哉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
人無所措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
不避親戚所以防患救亂坐安衆庶豈無仁愛之恩貴
絕殘賊之路也自高祖之興至于孝宣君明臣忠謀謨

深博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內稱理斷獄益少至初元
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而盜賊浸多歲以萬數間者
三輔從橫群輩並起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隴西
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
人詔書討捕連年不獲是時以天下無難百姓安平而
狂狡之執猶至於此皆刑罰不中愚人易犯之所致也
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
善也故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議上遂
寢不報後出爲九江太守定封陵鄉侯統在郡亦有治

迹吏人畏愛之卒於官子松嗣松字伯孫少爲郎尚光

寢不報後出爲九江太守定封陵鄉侯統在郡亦有治

迹吏人畏愛之卒於官子松嗣松字伯孫少爲郎尚光
武女舞陰長公主再遷虎賁中郎將松博通經書明習
故事與諸儒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儀常與論議寵
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元年遷太僕松數爲
私書請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遂懷怨望四年冬乃縣
飛書誹謗下獄死國除子扈後以恭懷皇后從兄永元
中擢爲黃門侍郎歷位鄉校尉溫恭謙讓亦敦詩書永
初中爲長樂少府松弟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弱冠能
教授後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真旣徂南土歷江湖

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沉身乃作悼騷賦繫玄
石而沉之顯宗後詔聽還本郡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爲
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之曰孔子作春秋
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飡者慙性好施
不事產業長嫂舞陰公主贈給梁親疏有序特重敬
竦雖衣食器物必有加異竦悉以分親族自無所服竦生
長京師不樂本上自負其材鬱鬱不得志嘗登高遠望
嘆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
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

辟命交至並無所就有三男二女肅宗納其二女皆爲

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

辟命交至並無所就有三男二女肅宗納其二女皆爲
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兼以爲子而竦家私相慶
後諸竇聞之恐梁氏得志終爲已害建初八年遂譖殺
二貴人而陷竦等以惡逆詔使漢陽太守鄭據傳考竦
罪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真辭譖連及舞陰公主坐徙新
城使者護守宮省事密莫有知和帝梁氏生者永元九
年竇太后崩松子扈遣從兄檀奏記三府以爲漢家舊
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
太尉張酺引檀訊問事理會後乃見因白檀奏記之狀

帝感慟良久曰於君意若何酺對曰春秋之義母以子
貴漢興以來母氏莫不隆顯臣愚以爲宜上尊號追慰
聖靈存錄諸舅以明親親帝悲泣曰非君孰爲朕思之
會貴人姊南陽樊調妻姬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
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受命誕生聖
明而爲竇憲兄弟所見譖訴使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
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逸伏草野常恐沒
命無由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總萬機群物得
所憲兄弟姦惡旣伏辜誅海內曠然各獲其宜妾得蘇

息拭目更視乃敢昧死自陳所天妾聞太宗卽位薄氏

所憲兄弟姦惡既伏辜誅海內曠然各獲其宜妾得蘇

息拭目更視乃敢昧死自陳所天妾聞太宗即位薄氏
蒙榮宣帝繼統史族復興妾門雖有薄史之親獨無外戚
餘恩誠自悼傷妾父既寃不可復生母氏年殊七十及
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
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歿幸賴帝覽章感悟乃下中常
侍掖庭令驗問之嬖辭證明審遂得引見具陳其狀乃
留嬖止宮中連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宅奴婢旬月
之間累貲十萬嬖素有行操帝益愛之加號梁夫人擢
樊調爲羽林左監調光祿大夫宏兄魯孫也於是追

尊恭懷皇后其冬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於尊
尊親親其義一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
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朕不敢興事覽于前世
太宗中宗實我舊典追命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謚皇
太后父竦為褒親愍侯比靈文順成侯魂而有靈加茲
寵榮好爵顯服以慰母心遣中謁者與媼及扈備禮西
迎竦喪詣京師收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建塋於恭
懷皇后陵傍帝親臨送葬百官畢會徵還竦妻子封子
棠為樂平侯棠弟雍妻氏侯雍弟翟單父侯邑各五千

戶位皆特進賞賜第宅奴婢車馬兵弩什物以巨萬計

棠爲樂平侯棠弟雍棄氏侯雍弟崔單父侯邑各五千

戶位皆特進賞賜第宅奴婢車馬兵弩什物以巨萬計
罷遇過於當世諸梁內外以親疏並補郎謁者棠官至
大鴻臚雍少府棠卒子安國嗣延光中爲侍中有罪免
官諸梁爲郎吏皆免官雍子商字伯夏少以外戚拜爲
郎中遷黃門侍郎永建元年襲父封乘氏侯三年順帝
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遷侍中屯騎校尉陽嘉元年女立
爲皇后妹爲貴人加商位特進更增國土賜安車駟馬
其歲拜執金吾二年封子冀爲襄邑侯商讓不受三年
以商爲大將軍固稱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

第卽拜商乃詣闕受命明年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
贈卽綬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已進賢辟漢
陽巨覽上黨陳龜爲掾屬李固周舉爲從事中郎於是
京師翕然稱爲良輔帝委重焉每有饑饉輒載穀於城
門賑與貧餒不宣已惠檢御門族未嘗以權盛干法而
性慎弱無威斷頗溺於內豎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
中遂遣子冀不疑與爲交友然官者忌商寵任反欲陷
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逵遽政內者令石光尚方今傳
福允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

福允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子曹芳云

欲徵諸王子圖議廢

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

子我所親騰貴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耳達等

知言不用懼迫遂共

詔收縛騰貴於省中帝聞震怒

勅宦者李歆急呼騰貴

釋之收達等悉伏誅辭所連染

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

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

帥罪止首惡故賞不僭

刑不濫五帝三王所以同

致康乂也竊聞考中常侍張達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

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非所以順迎和氣

平致化成也宜早訖竟以逮捕之煩帝乃納之罪止

坐者六年秋商病篤勅子孫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
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盡葬藏衣衾飯含玉匣珠貝
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輿道道路祗增塵垢雖云禮
制亦有權時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爲國損
氣絕之後載至冢舍即時殯殮歛以時服皆以故衣無
更裁制殯以開冢冢開即葬示食如存無用三牲孝子
喜述父志不冝違我言也及薨死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
誨朝廷不聽賜以東園朱壽器銀鏤黃腸玉匣什物
二十八種錢二百萬布三千疋皇后錢五百萬布萬疋

及葬贈輕車介士賜諡忠侯中宮親送帝幸宣陽宮

二十八種錢二百萬布二千匹 皇后錢五百萬布萬匹

及葬贈輕車介士賜謚忠侯中宮親送帝幸宣陽其

望車騎子冀顯冀字伯良為一為肩豺目洞精瞋眦

也瞋眦口吟舌言謂靜也不能書計少為貴戚逸

自恣生嗜酒能流芳曜某格五六博蹴踘意錢之戲又

好臂力是狗騁謂難初到門侍郎轉侍中亮貴中

郎將越騎步兵校尉執金吾永初元年拜河南尹冀忌

職異恣多非法久後趙主孫洛陽令呂放頰與商言及

冀之短商以讓冀冀怒殺放而恐商知之

乃徙疑於放之怨仇請冀殺之禹為洛陽令使捕之盡

乃徙疑於放之怨仇請冀殺之禹為洛陽令使捕之盡

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蘭死未久恭順帝乃拜冀為大

將軍冀中不疑為河南公及帝崩冲帝始在襁褓太

后臨幸冀冀太傅趙岐太尉李固奏錄尚書事冀雖

辭不受當而後暴漢冲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

慧知冀驕橫常朝郡臣曰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

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害帝即日崩復立桓帝而

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帝內嗟懼語在李固傳建和元年

益封冀萬三千戶增大將軍府舉高第茂才官屬皆

二公又封不疑為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

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戶并前所襲合三

二公又封不疑爲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孔

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戶并前所襲合三萬戶弘農人字宣素性佞邪欲取媚於冀乃上言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旣封諸子則其妻宜爲邑子詔遂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石賜赤紱比長公主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曉粧上馬髻折腰步齟齬笑以爲媚惑冀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輶車埤幘狹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壽性妒忌能制馭冀冀甚寵憚之初父商獻美人交通期於順帝通期有微過帝以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即遣客盜

還通期會商薨冀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冀出多
從蒼頭篡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笞掠之欲上書告其事
冀大恐頓首請於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冀猶復與私
通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壽尋知之使子胤誅滅友氏冀
慮壽害伯玉常置複壁中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
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宮
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用壽言
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冒名
而爲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

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他罪閉獄掠考使出錢自贖

而爲侍中卿校尉郡守之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

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他罪閉獄掠考使出錢自贖
貲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奮因
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
乃告郡縣認奮母爲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
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
萬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輸上第於冀棄輿乃其次
也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
通外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而使人復
乘執橫暴妻略婦女歐擊吏卒所在怨毒冀乃大起第

舍而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
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窓牖皆有綺踈
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
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
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深林絕澗
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
以金銀遊觀第內多從倡妓鳴鍾吹管酣謳竟路或連
繼日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
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

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

園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連帶丘荒

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

定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

殺屬縣卒徒繕修樓觀

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菟麋

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

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

忌誤殺一菟轉相告言

三死者十餘人冀一第嘗私遣人

出獵上黨冀聞而捕其

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

冀又別起第於城西以

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為奴婢至數

千人名曰自賣人元嘉

元年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

典乃大會公卿共議其

禮於是有人司奏冀入朝不趨劍履

上殿謁讀不名禮儀比

蕭何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之。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
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田第比霍光。以殊元勳。每朝會與三
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重宣皇帝天下為萬世法。猶以
所奏禮薄。意不悅。尋擅成初。心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諂
決之。官衛近侍。並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
皆先到冀門。屢數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人吳樹為
令之官。辭冀。冀責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對曰。小人
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
以補朝闕。宛為大都士之淵藪。目侍坐。以夾未聞稱一長者
而多訛。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

以補朝闕宛為大都士之淵藪
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

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

賓客為人害者數十人由是深怨之樹後為荊州刺史

臨去辭冀冀為設酒因醵之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

侯猛初拜不謁冀託以他事乃腰斬之時郎中汝南

著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曰臣聞

尼嘆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陽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

居得致之位而有能致之資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

執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

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

三書

通志卷之四

七

縣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負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
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下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
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日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周
公戒成王無如殷紂願除誹之罪以開天下之口書
得奏冀聞而密遣掩捕著著其變易姓名後託病僞死
結蒲爲八市棺殯送冀廉知其詐陰求得答殺之隱蔽
其事學上桂陽劉常當世名儒而素善於著冀召補令史
以辱之時太原郝初胡武皆名一言高論與著友善先是
冀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

又疑爲著黨勅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並殺之遂誅

又疑爲著黨勅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託者並殺之遂誅
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與襪奏書
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及冀誅有詔以禮祀著
等冀諸忍忌皆此類也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
因中常侍白帝轉爲光祿勳又諷衆人共薦其子胤爲
河南尹胤一名胡狗時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
者莫不嗤笑焉不疑自耻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
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
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

疑冀諷州郡以他事陷之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
明遂死於路永興三年封不疑子馬爲潁陰侯胤子桃
爲城父侯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
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
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
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親豫帝旣不平
之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災異日食
之變咎在大將軍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死於獄帝
由此發怒初掖庭人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梁

紀梁紀者皆其妻宣所之舅也上壽引進猛入掖庭見幸爲貴人

由此發怒初掖庭人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梁

紀梁紀者冀妻壽之舅也壽弓進猛入掖庭見幸爲貴人
冀因欲認猛爲其女以自固乃易猛姓爲梁時猛姊婿
邴尊爲議郎冀恐尊沮敗宣意乃遣刺客於偃城刺殺
尊而又欲殺宣宣家在延熹里與中常侍袁赦相比冀
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衆以告宣宣
馳入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唐衡左悺
徐璜等五人成謀誅冀語在官者傳冀心疑超等乃使中
黃門張憚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勅吏收憚以輒從外
入欲圖不軌帝因是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

書令尹勲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閣歛諸符節
送省中使黃門令具瑗將左右廐騶虎賁羽林都候劔
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勲
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
壽即日皆自殺悉收子河南尹胤叔父屯騎校尉讓及
親從衛尉淑越騎校尉忠長水校尉戟等諸梁及孫氏
中外宗親送詔獄無少長皆棄市不疑蒙先卒其他所
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先勲者
三百餘人朝廷爲空唯尹勲袁盱及廷尉卿鄭義在焉是

將軍卒從中發使去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

時事卒從中發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
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糴其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
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範圍以業
窮民錄誅冀功者封尚書令尹勳以下數十人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時爲大
司馬衛將軍封富平侯又放爲成帝侍中純少襲爵土
哀平山爲侍中王莽時至列卿遭值篡僞多亡爵土純
以數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詣闕故得復國五年
拜太中大夫使將潁川突騎安集荊徐揚部督李輔監

諸將營後又將兵屯田南陽遷中郎將有司奏列侯
非宗室不宜復國光武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
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
初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輒以訪純自廟婚嫁喪紀禮
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以純兼虎賁郎將數被引見
一日或至數四純以宗廟未定昭穆未定十九年乃與
太僕朱浮各奏言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
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
爲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以來宗祀高皇

帝爲受命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武皇帝爲世宗皆

爲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以來宗祀高皇帝

帝爲受命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武皇帝爲世宗皆如
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舂陵節侯禮
爲人後者則爲之子旣事太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重
廟陳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厠尊不合禮
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
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祖以自受命不由太
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父立廟獨群臣侍祠至
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章願下有司博採其議
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

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
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
春陵節侯群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
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以上祭於洛陽高廟成帝以下
祠於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隨所在而祭焉明年純代
朱浮爲太僕二十三年代杜林爲大司空在位慕曹參
之迹務於無爲選辟掾吏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陽渠
引洛水爲漕百姓得其利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
不行已久宜據經典定爲禘祫之制純奏曰禮三年一

禘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

不行已久宜據經典定爲禘祫之制純奏曰禮三年一

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
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
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
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
禮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三年
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諦也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
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
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
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

帝從之自是褫袷遂定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境無
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純以聖王之建
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旣富而教者也乃按七經議明堂
圖河間古辟雍記孝武太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時議欲
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
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帝乃許之三十年純奏上宜封
禪以明中興之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岱宗以純視御
史大夫從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三月薨謚曰節侯
子奮嗣奮字稚通父純臨終勅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

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奮兄根少被病光武詔

子奮嗣奮字稚通父純臨終勅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

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奮兄根少被病光武詔
奮嗣爵奮稱純遺勅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勅收下獄
奮惶怖乃襲封永平四年隨例歸國奮少好學而節儉
行義常分損租奉贍卹宗親雖至傾匱而施與不怠十
年儋耳降附奮來朝上壽引見宣平殿應對合旨顯宗
異其才以爲侍祠侯建初元年拜左中郎將轉五官中
郎將遷長水校尉七年爲將作大匠章和元年免永元
元年復拜城門校尉四年遷長樂校尉明年代桓郁爲
太常六年代劉方爲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乃上表

曰比年不登人用飢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陽氣垂盡
歲月迫促夫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政之急務憂之
重者也臣蒙恩允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款
心願對中常侍疏奏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明日
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收洛陽令陳歆即
時大雨三日奮在位清白無他異績九年以病罷在家
上疏請定禮樂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
樂圖書著明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議條禮樂異議三
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
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公陛下但奉

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

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今陛下但奉
而成之由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爲制誠無所疑久
執謙讓令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祖宗功德
建太平之基爲後世法帝雖善之猶未施行其冬復以
病罷明年卒於家子甫嗣官至建城門候甫卒子吉嗣
永初三年吉卒無子國除自昭帝封安世至吉傳國八
世經歷篡亂二百年間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爲比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建武中爲博
士從巡狩岱宗定封禪禮還受詔議立七郊三雍大射

養老禮儀顯宗即位充上言漢再受命仍有封禪之事
而禮樂崩闕不可爲後嗣法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
襲禮大漢自制禮以示百世帝問制禮樂云何充對曰
河圖括天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璿璣鈴曰
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太樂
官曰太子樂詩曲操以俟君子拜充侍中作章句辯難
於是遂有慶氏學寢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充業博雅
踈通尤好禮士常感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漢禮儀晝
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
念至忘所之適初舉孝廉再遷圉令以禮理人以德化

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章見當其
念至忘所之適初舉孝廉再遷圉令以禮理人以德化
俗時他郡盜徒五人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
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寢勅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
之臯陶不爲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殺
之是逆天心而順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
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爲殺嚴奏寢寢弱免官歸郡爲
功曹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樂元和二年下詔曰
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尚書璇璣鈴曰
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予末小子託于數終局

以續興崇弘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
立象且三玉步驟優劣殊勲况予頑陋無以克堪雖欲
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慙焉寢知帝旨欲有興
作乃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
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收世俗致禎祥爲萬姓
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_下嘉瑞並臻制作之符甚
於言語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不顯祖宗盛德之美章下
太常太常巢堪以爲一世大典非寢所定不可作帝知
群僚拘攣難與圖治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
曰朕以不德膺祖宗弘烈乃者鸞鳳仍集麟龍並臻甘

群僚拘縶手難與圖治朝廷禮憲宜且時刊立明年復下詔

曰朕以不德膺祖宗弘烈乃者鸞鳳仍集麟龍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赤草之類紀于史官朕夙夜祗畏上無以彰于先功下無以克稱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裒省詔歎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遂復上䟽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宸侍中從駕南巡既還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玄武司馬班固問改定制禮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

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
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正月乃召
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
篇勅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
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裒旣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
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
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
二月奏上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會帝崩和帝即位裒乃爲作章句帝以新禮二篇冠

擢裒監羽林左騎永元四年遷射聲校尉後太尉張酺

擢裒監羽林左騎永元四年遷射聲校尉後太尉張酺
尚書張敏等奏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
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裒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者
百餘所裒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
以來絕無後者不得埋掩裒乃愴然爲買空地悉葬其
無主者設祭以祀之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時有疾疫
裒巡行病徒爲致醫藥經理饘粥多蒙濟活七年出爲
河內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踊貴裒到乃省吏并職退
去姦殘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冗皆還後坐

上災害不實免有頃徵再遷復爲侍中寢博物識古爲
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
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
於世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爲尚書
僕射玄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嘗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
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
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
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

者乃入西關因涿郡盧植事扶四馬融融門徒四百餘

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

者乃入西關因涿郡盧植事扶一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一其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一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箒乃召見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叔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

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
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
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玄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
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八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
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
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
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玄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
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玄孔融深敬於玄從復造門告
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玄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

異賢之意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謂

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晉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

異賢之意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
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入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
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
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
僅有一節猶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
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
安公鄉舉玄爲趙相道斷不云一會黃巾冠青部乃避地徐
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
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

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爲父母群
弟所容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
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咸從捧手有所受
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
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執坐黨禁
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乃正有道辟大將軍二
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
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
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
無任於此但念述先
幾以竭吾才故聞

周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依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

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

幾以竭吾才故聞

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既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之事將閑居以文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惠展敬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次爾兢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交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

者徒以亡親塋壟未成所好群書悉以薦敝不得於禮
堂爲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
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
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
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
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姿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
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說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
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
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

如玄矣曰仲尼之門者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劭

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

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者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
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
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固乞還
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
巳旣寤以讖合之知命當有少寢疾時表紹與曹操
相距於官度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
元城縣病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
郡守已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明生相與撰玄
荅諸弟子問五經及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造周易

尚書毛詩儀禮禮記周官論語孝經尚書六傳中候乾
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掃袷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
慎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實於辭
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治孰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
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
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叡時並童幼玄稱淵爲國器叡
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玄唯有一子益恩
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墮
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

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
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
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傳詁及
校三統歷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長安松
以興爲長史令還奉迎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咸勸
留洛陽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權政未施一朝建
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者何也此天下同
苦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又不撫之誠恐百姓離
心盜賊復起矣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

也今議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
末國家之守轉在函谷雖卧洛陽庸得安枕乎更始曰
朕西決矣拜興爲諫議大夫使安集關西及朔方涼益
三州還拜涼州刺史會天水有反者攻殺郡守興坐免
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乃西歸隗囂虛心禮請而興
囂爲之屈稱疾不起囂矜已自飾常以爲西伯復作乃
與諸將議自立爲王興聞之而說囂曰春秋傳云口不
道忠信之言爲嚚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聞者諸將集
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

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
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
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
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
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
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
酈竟不稱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興復止酈曰夫
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
制也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
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

蹶病而止之及蹶遣子恂入侍將行與因恂求歸葬公入
母蹶不聽而徙與舍益其秩禮與入見蹶曰前遭赤眉
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幸蒙覆載之恩復得
全其性命與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
之以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今爲父母未葬請乞骸骨
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無禮甚矣將軍
焉用之蹶曰蹶將不足留故邪與曰將軍據七郡之地
擁羌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爲專
命之使入必爲鼎足之臣與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

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與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與之

命之使入必為鼎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

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與之

言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為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

獨歸將軍何待焉臨曰立為辦裝遂令與妻子

以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林先與興同寓隴右乃

見之曰切見河南鄭興執義至則敦悅詩書好古博物

見無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實為難與藏機密

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後人悅其惟此留聽少察

以功為分乃徵為太中大夫三月食興因上

疏曰春秋以天反時為災人德為亂亂

疏曰春秋以天反時為災人德為亂亂

則或矣生數年以來讀

公十七年夏六月

而不至三取有於

思致祝用路史用辭

重六國無善政則讀

在國人之心擇人處

之明國人之心也

年老者是不私其私

後司大司

者有之類有嗣焉按

初日有食之三日過

官降服君不與遷移時樂

不乾用事陰

愛之亦不

用而用之屈已

晉文歸國而任

人多與平漁陽

言成

臣則人位

臣聞功臣用則人位

臣聞功臣用則人位

臣聞功臣用則人位

臣聞功臣用則人位

臣聞功臣用則人位

臣聞功臣用則人位

臣聞功臣用則人位

臣聞功臣用則人位

臣聞功臣用則人位

臣聞功臣用則人位

臣聞功臣用則人位

臣聞功臣用則人位

臣聞功臣用則人位

臣聞功臣用則人位

臣聞功臣用則人位

臣聞功臣用則人位

臣聞功臣用則人位

臣聞功臣用則人位

何如興對曰臣不

知對曰知之不為識非之

三於書有所

帝意乃解

依經守義

以不善識故不能

征南將軍岑彭為

征南將軍岑彭為

領主

公孫述

以部領之

使私買奴婢坐

音

郡將荒殘興方欲築

修禮教以化之

明左氏周

社林

不斟酌焉世言

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

左氏著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

與去蓮句後遂不復仕客授明鄉三公連辟不肯應

卒于家子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

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託條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

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賁中郎將梁松以繅帛

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

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臺主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

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違永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

而死太子乃刺聞而奇之亦不強也及梁氏事敗賓客

三百七十一

通志卷之七

多坐之惟衆不染於辭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
中再遷越騎司馬復留爲中書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
親八年顯宗遣使與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
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與水久欲脅服之衆拔
刀言單于怒乃更下書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
遣使報之詔諫曰臣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
者欲以訕南單于之衆堅一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
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
紀望中國耳漢使旣出塞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
謂得謀其群臣駁義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

紀漢書中書曰漢使既...
臣等聞之竊力心...
臣等聞之竊力心...

謂得謀其群臣駁義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
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爲
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爲害
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
意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
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今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
彊帝不聽衆不得已旣行在路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
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
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

乃復召衆爲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
敦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己校
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脩邊備虜不敢犯遷左
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是時肅宗
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爲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
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
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爲長樂未央廐令延
光中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安世與太常桓焉太僕來
承等共正議諫爭及順帝立安世已卒追賜錢帛除子

亮爲郎衆曾孫公業自有傳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二十二孝授後漢光祿寺大司空王邑辟升爲議曹中時莽頻發兵役徵賦興升乃奏記邑曰升聞子以人不聞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於君上爲忠今京人武稱朝聖昔曰公明蓋明言無不忠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嗚呼天公以爲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以免宜乎

歷代正議諫爭及順帝立安世已卒追賜錢帛除子

天下歸心於公矣。朝臣有不順爲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爲重。憂公動與時，公雖在，而車之輒探湯敗事之，後後出益可怪。朕意可懼耳。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若薶，薶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踊，斛至數千，吏人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若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在陳斯席。三。雖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稱病乞身，已不聽。令東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因留不還。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

升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光俱修梁丘

會因留不還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

并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
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
深知羌學又不能達慙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
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爲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羌帝不
許然由是重之數詔引見每有大議輒見訪問時尚書
令韓歆上疏欲爲賈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義
四年正月朔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此博士可
前平說并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立明師徒相
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

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曰臣聞臣升退而奏曰臣聞主
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
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政異端競進臣等請置京氏易
博士群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忽望左氏春
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以復為氏春秋之家
又有騶夾如今左氏曹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
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臣等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
失人將恐陛下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
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

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孔子曰：「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未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觀，子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汝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身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己下今之事。

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一也又曰
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
十四事時難者以左氏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
矣五經謬孔子言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
下博士後升為博士妻所告坐繫得免還鄉里永平中為
聊城令坐事免卒於家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
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王莽從歆受左氏學以
欽為厭難將軍元少傳父業為之訓詁銳精覃思至不

與鄉里通以父任為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

欽爲厭難將軍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銳精雷思至不

與鄉里通以父任爲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
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
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正本文
武並用深愍經義謬雜真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群臣
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授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
後世故詔立左氏傳博士詔可元示不事已盡之群下也
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愚之傳受之辭以非
親見實事之道立氏孤學小與漢書異家之所覆冒夫
至言不合衆聽故泊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

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者。然則余之其爲雷同者。所非固其宜也。然陛下主明。我能察之。臣元龜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及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媒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連脫纖微。指爲大尤。挾瑕摘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干般周公不南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律者孝武皇帝。好公羊

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

曲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件者孝武皇帝一好公羊

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
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
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
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
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
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師曠不爲新聲易耳方今干戈
少弭戎事時最留思聖執耆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
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王之積
結泐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

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旦見俯
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念經事
不稽古還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書下其議范
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
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
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止論議謹譁自公卿以下數
廷爭之嘗封病卒左氏復廢元以高才著爲司隸李
通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
下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

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

下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

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官總已聽於
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
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况已自喻不信群
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徵許爲直至
於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因密法峻大巨無所
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故八君處在自
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
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
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

之聖興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學節待賢誠不宜使
有司舉公輔之名帝從之宣下其議太子通罷後元復辟
司徒掾陽歙府數陳當世便事郊廟之禮帝不能用以
病去年老卒于家子堅繼其志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其祖詡文帝時為梁王
太傅逵祖父光為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洛
陽徙焉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宣文受
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
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義以大

夏侯尚書教授雖為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為兒

一篇連悉傳父業劉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義以大

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倣儻有大節本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䟽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秘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彩色帝異之以問林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達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達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應對左右

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
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傳大
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條奏之曰臣謹摘出左氏三十
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
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
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
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
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窮竟省納臣言寫
其傳詔藏之秘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

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排諸儒諸儒內懷不

其傳詔捕瓶之秘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

論大義而輕移太常特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
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爲河內太守
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讎至光武皇帝舊獨見之明興
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
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土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
卑臣子彊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
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
孟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
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

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
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今
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
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是以麟
鳳百數嘉瑞雜遝猶朝夕恪勤遊精六藝研機綜微靡
不審覈若欲留意廢學以廣塗見庶幾無所遺失矣書
奏帝嘉之賜布五百疋衣一襲令達自選公羊嚴顓諸
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達母
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顓賜

侯馬防與之詣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

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持以錢二十萬使預陽

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隻空則
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
爾雅訓詁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
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并作周
官解故遷逵爲衛士令八年乃詔諸儒各各選高才生受
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
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
者皆欣欣羨慕焉和帝即位永元三年以逵爲左中郎將
八年復爲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員

信用達爲東萊司馬爲陳國汝郁帝即徵之並蒙優禮均
字少賓字資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
人有所計事輒令祝少賓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以
老病乞身帝賜以大夫祿歸鄉里郁字叔異性仁孝及親
歿遂隱廬山澤後累遷爲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
歸者八九千戶達所著經傳義詁及難論百餘萬言又作
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世稱爲通儒然
不修小節當世以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
特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兩子爲太子舍人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一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

特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兩子為太子舍人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焉後就長水校尉樊豐等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舉孝廉光祿主事稍遷永元中為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上顧奉公孫松等奉為潁川太守松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其餘有行業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勵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初霸以樊豐刪嚴氏春秋猶多繁

辭乃減定爲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霸始到越賊未解郡
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亡
卒之刃童謠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視事三
年謂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
滿則虧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後徵四遷爲侍中
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騭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
爲交霸遂廵不荅衆人笑其不識時務後當爲五更會
疾卒年七十遺勅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羸博因坎
路側遂以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足臧

髮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

路側遂以葬焉今蜀道阻絕也不宜歸葬可止此葬足戒

髮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已直爲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因遂家焉將作大匠翟輔等與門人追錄本行謚曰憲文中子指字公超通數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偕造門焉卓馬闐街徒從無所止黃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

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漢安元年順帝
特下詔告河南尹曰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憲操擬夷
齊輕貴樂賤竄迹幽藪高志確然獨拔羣俗前此徵命
盤桓未至將三者翫習於常優賢不足使其難進歟郡
時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
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
見桓帝即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
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常諷誦經籍作尚書注後以事無
驗見原還家建和二年詔安車蒲禮聘之辭以疾篤不行

年七十終於家子陵字處冲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

驗見原還家建和三年詔安市平滿禮聘之辭以疾篤不行

年七十終於家子陵字處冲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
賀大將軍梁冀帶劔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勅羽林虎賁
奪冀劔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
歲俸贖而百寮肅然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舉陵孝廉
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
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由公憲以報私恩不
疑有愧也陵弟玄字處虛沈深有才略以時亂不仕司
空張溫數以禮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溫以車騎將軍出
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溫曰天

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
卿已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之威重握六
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
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縣
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
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虛
非不悅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玄乃嘆曰事行則爲
福不行則爲賊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欲飲之溫前執
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爲當然且

出口入耳之言誰今知之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及善

其子曰子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爲當然且
出口入耳之言誰今知之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及善
卓秉政聞之辟以爲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以兵不
得已彊起至翰氏道病終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人也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
博士九江朱普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
五年不窺家園及王莽篡位乃歸會普卒榮奔喪九江
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衆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經
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飢困而講論不輟復客授江淮
間建武十九年年八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爲皇太

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參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
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
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喜之拜為議郎賜錢十萬入
使授太子每朝會帝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
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
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臯弘帝曰俞往
汝諧因拜榮為博士引閎弘為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諸博
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辨明經義每以禮
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

雅吹擊擊磬盡一日乃罷後榮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

張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世吳之方又特加賞賜又詔諸

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後榮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
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以
是愈見敬厚帝令宿止太子宫積五年薦門下生九江
胡憲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而已榮嘗寢病太子朝夕
遣中傳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
家室也後病愈復入侍講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
可傳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
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
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氏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

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公博士不難
正朕况太子乎乃拜佚為太子少傅而以榮為少傅賜
以輜車乘馬崇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
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
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
今皇太子以聰睿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
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
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遣掾丞汎再拜歸道太子報書
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去五經

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況以不

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

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況以不
才敢承誨命肯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
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有
辭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三十年拜爲太常榮初遭
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卽宅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
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爲太常二
卿嘆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爲利乃若是哉顯宗卽位
尊以師禮其見親重拜二子爲郎榮年踰八十自以衰
老數上書乞身輒加賞賜乘輿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

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已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旣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榮爲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親自爲下說乃封榮爲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流涕賜以牀茵帳帷刀劍衣被良乂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

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家坐于首山之陽除兄子一

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立金車到門皆拜牀下

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除兄子一人補四百石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子郁嗣郁字仲思少以父任爲郎敦厚篤學傳父業以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寵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稍遷侍中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以待中監虎賁中郎將永平十五年授皇太子經遷越騎校尉詔勅太子諸王各奉賀致禮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錄

肅宗即位郁以母憂乞身詔聽以侍中行服建初二年
遷屯騎校尉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
之重欲令少主顛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云天下
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或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
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
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
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
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燕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
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馴亦講禁中臣伏惟皇

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養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

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馴亦講禁中臣伏惟皇

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
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爲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
故冉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
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爲詩經先帝
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遷
長樂少府復入侍講頃之轉爲侍中奉車都尉永元四
年代丁鴻爲太常明年病卒郁經授二帝恩寵甚篤賞
賜前後數百千萬顯於當世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
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

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
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大常章句子普嗣傳爵至曾孫郁
中子焉能世傳其家學焉字叔元少以父任爲郎明經
篤行有名稱永初元年入授安帝三遷爲侍中步兵校
尉永寧中順帝立爲皇太子以焉爲太子少傅月餘遷
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
奪服即拜光祿大夫遷太常時廢皇太子爲濟陰王焉
與太僕來歷廷尉張皓諫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順帝
即位拜太傅與太尉朱寵並錄尚書事焉復入授經禁

中因讌見建書宜引三公尚書入省省事帝從之以焉前

卽位拜太傅與太尉朱寵並錄尚書事焉復入授經禁

中因讌見建言宜引三公尚書入省事帝從之以焉前
廷議守正封陽平侯固讓不受視事三年坐辟召禁錮
者爲吏免復拜光祿大夫陽嘉二年代來歷爲大鴻臚
數日遷爲太常永和五年代王龔爲太尉漢安元年以
日食免明年卒於家弟子傳業者數百人黃瓊楊賜最
爲顯貴焉孫典字公雅復傳其家業以尚書教授潁川
門徒數百人舉孝廉爲郎居無幾會國相王吉以罪被
誅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
負土成墳爲立祠堂盡禮而去辟司徒袁隗府舉高第

拜侍御史時官官秉權典執政無所迴避常乘駉馬京
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駉馬御史及黃巾賊起
滎陽典奉使督軍賊破還以牾官官賞不行在御史七
年不調後出爲郎靈帝崩大將軍何進秉政典與同謀
議三遷羽林中郎將獻帝即位三公奏典前與何進謀誅
宦官功雖不遂忠義炳著詔拜家一人爲郎賜錢二十
萬從西入關拜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車駕都許遷光
祿勳建安六年卒官焉弟字鸞字始春少立操行緼袍
糲食不求盈餘以世濁州郡多非其人耻不肯仕年四

十餘時太守向苗有名迹乃舉鸞爲孝廉遷爲膠東令始到

糲食不求盈餘以世濁州郡多非其人耻不肯仕年四

十餘時太守向苗有名迹乃舉鸞孝廉遷為膠東令始到
官而苗卒鸞即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淮汝之間高
其義後為己吾汲二縣令甚有名迹諸公並薦復徵拜
議郎上陳五事舉賢才審授用黜佞倖省苑囿息役賦
書奏御牾內豎故不省遂以病免中平元年卒年七十
七子曄字文林一名嚴尤修志介姑為司空楊賜夫人
初鸞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
曄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
因縣發取祠具曄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當舍宿楊氏

其貞忮若此賓客從者皆祇其志行一餐不受於人仕
爲郡功曹後舉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並辟皆不應
初平中天下亂避地會稽遂浮海客交趾越人化其節
至閭里不爲訟後爲凶人所誣遂死於合浦獄焉兄孫
彬字彥林父麟字元鳳早有才慧桓帝初爲議郎入侍
講禁中以直道牾左右出爲許令病免會母終麟不勝
喪未祥而卒年四十一所著碑誄讚說書凡二十一篇
彬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
女壻馮方亦爲郎彬勵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
好交善未嘗與方同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

女婿馮方亦為郎彬勵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

好交善未嘗與方同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
為酒黨事下尚書令劉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
怒劾奏猛以為阿黨請收下詔獄在朝為之寒心猛意
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以廢光和元年卒於
家年四十六諸儒莫不傷之所著七說及書凡三篇蔡
邕等共論序其志僉以彬為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
疑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密繫
操也乃共樹碑而頌焉劉猛琅邪人桓帝時為宗正直
道不容自免歸家鬻藥即位人專陳蕃大將軍竇武輔

政復徵用之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緄字幼春王莽末守潁陽尉世祖略地潁陽潁陽城守不下緄說其宰遂與俱降世祖大喜厚加賞勞以緄爲偏將軍因從征伐緄將兵先度河移檄郡國攻營略地下河南陳留潁川二十一縣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緄願封本鄉或謂緄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緄曰昔孫叔敖勅其子受封必求礪墉之地今緄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之封定陵新

朔之地今緄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之封定陵新

安鄉侯食邑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鴻年十三從桓榮
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爲都講遂篤志精
銳布衣荷檐不遠千里初緄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
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緄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
盛不報既葬乃挂練經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
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含皇天
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
仲公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遂求良醫如遂
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

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
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
不以家事廢王事今予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
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嘆息乃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
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永平十年詔徵鴻
至即召見說文侯之命篇賜御衣及綬粟食公車與博
士同禮頃之拜侍中十三年兼射聲校尉建初四年徙
封魯陽鄉侯肅宗詔鴻與廣平主美及諸儒樓望成封
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

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付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

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

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
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
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數受賞賜擢徙校書遂代成封爲少
府門下由此益盛遠方至者數千人彭城劉愷北海巴
茂九江朱伉皆至公卿元和三年徙封馬亭鄉侯和帝
即位遷太常永元四年代袁安爲司徒是時竇太后臨
朝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
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
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

之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彊盛侵奪主執則日月
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春秋日食三十六殺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
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歷觀徃古近察漢興傾
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
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
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執也今大將軍雖欲勅身自
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
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勅不敢便去久者

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下損權盛也人道

初除謁辭求通待詔雖奉符璽受臺勅不敢便去久者

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下損權盛也人道
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
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
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
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勅政責躬杜漸防萌則
凶祲消滅害除福濟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于
雲蔽日之木起於蔥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
於微細以致其大患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始
之明鏡也臣愚以爲官外附之臣依託權門傾覆謫

位以求告媚者宜行一切之誅聞者大將軍再出威振
州郡莫不賦歛吏人皆送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
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懼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
貪猾競爲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
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
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書奏十餘日帝以鴻行
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於是收實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
弟皆自殺時大郡口五十六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
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爲不均下公卿會議

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

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
不得爲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
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
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
之六年鴻薨賜贈有加常禮子湛嗣湛卒子淳嗣淳卒
子夏嗣

列傳第二十一

通鑑

後軒第二十二

聖人

子夏曰

之六平也。豐觀觀其以常整其基。歸其卒。七十。國其卒
六人。不歸二十萬。二萬人。不歸十萬。三萬人。帝孫
萬二入六十萬。三入八十萬。四入百萬。五入二百二十萬
不野為建。自今。張國率二十萬。口。旅舉。率。舉。二入四十
斯與。曰。空。國。文。上。言。以。口。卒。之。殊。且。休。習。品。寶。夷。靜。靜。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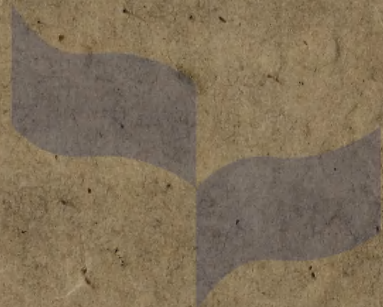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登記號：005473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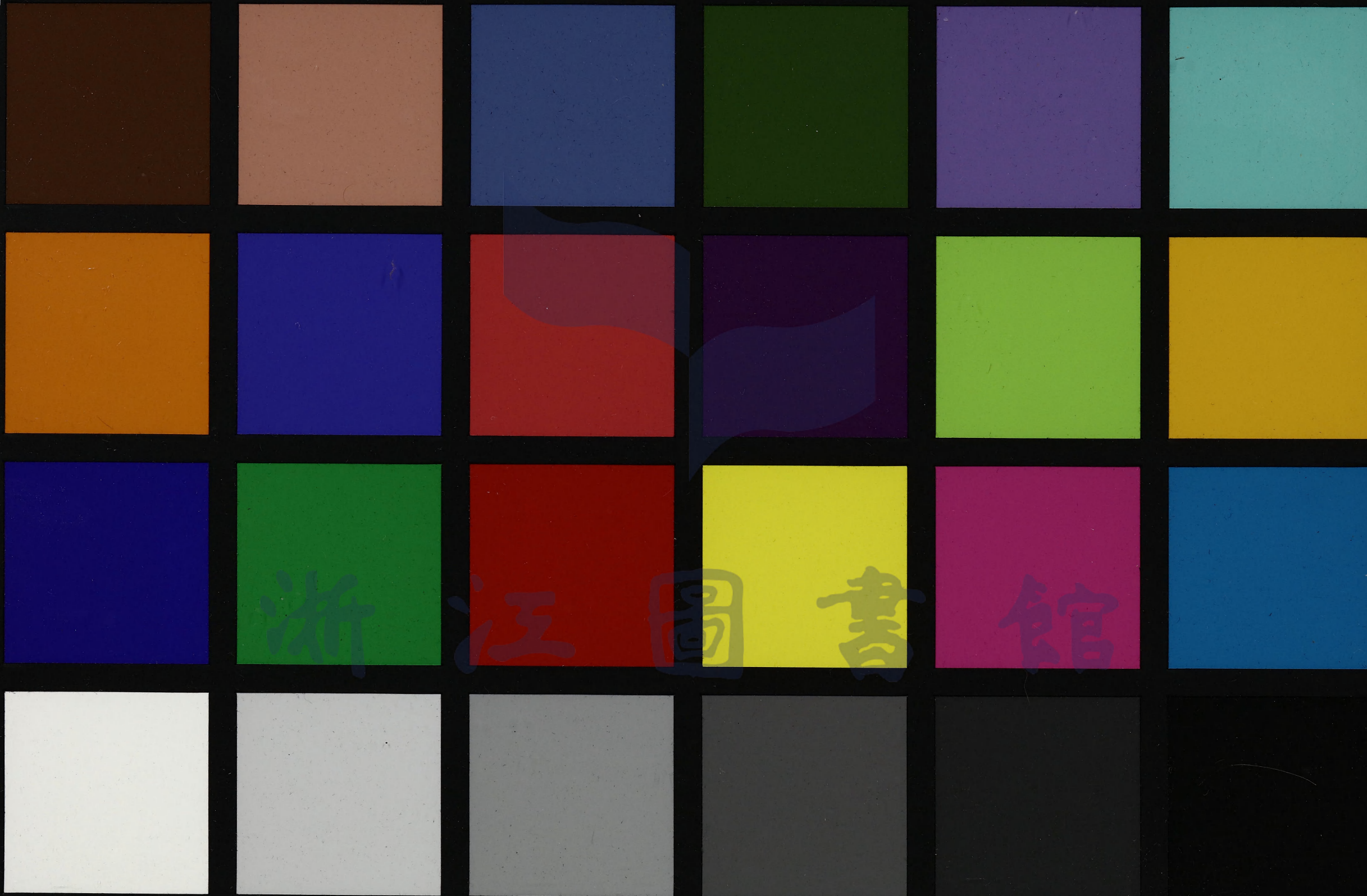


x-rite



mm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1 mm